

穆玉敏·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月

穆玉敏·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缺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缺月/穆玉敏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81109-402-9

I. 缺… II. 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853 号

缺 月
QUE YUE
穆玉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 20.25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ISBN 7-81109-402-9/I·004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ress.com.cn

故 事 简 介

女警董新月即将新婚之际，未婚夫却在捕凶中牺牲了，悲痛中，她又结识了两个命运相似的警察遗孀。建国初，山城警察罗继风壮烈牺牲，留下20岁的妻子陈素娥和未满周岁的儿子罗继风。陈素娥固守烈士荣耀和操守，把儿子培养成刑警。罗继风与女大学生韩玉镜巧遇并相爱，但遭双方母亲反对，韩玉镜毅然远赴山城投靠罗继风。罗继风以身殉职，却因人设计而遭猜疑，恰逢与未婚女友“非法同居”谣言又起，致罗继风未被追认烈士。韩玉镜被视荣誉为生命的陈素娥迁怒并赶走，她为了留下爱情的结晶而自愿放弃学籍，为罗继风生下儿子罗小风，并历尽艰辛将其抚养成人。陈素娥却拒不认血亲。在董新月的努力下，罗继风死因大白，被追认烈士，陈素娥把儿媳和孙子迎回，烈士一家骨肉团圆。

引 子

一弯新月在星斗的簇拥下，俯视着渐渐睡去的省城。

省城的繁华街区高楼鳞次栉比，华灯璀璨，人迹稀少，偶尔有车灯匆匆闪过。深秋的省城，宁静中掩盖着不测。

一辆黑色捷达车悄无声息地驶近一个居民住宅区。车灯扫过大门上的门牌，“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家属宿舍”清晰可见。捷达车进了居民住宅区，停在一个人造水池旁。

车停稳后，没熄火，车下一滴一滴地淌着空调水。车上仪表盘上的电子时钟显示 22:00。坐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位上的两个人默不作声。坐在后排的是一个秃头方脸盘的家伙，他手里翻弄着一副手铐，“哗啦”、“哗啦”的声响更加剧了空气的沉闷和紧张。三双眼盯着正前方几米外的目标——一栋住宅楼的单元门口。

电子时钟显示，一个小时过去了，捷达车上的三个人依然死心塌地地坐着。弯月的光芒照在从车下淌出的一小片空调水上，发着幽暗的光。

一片云飘来，遮住了弯月。

电子时钟显示 00:04 的时候，一束车灯扫过黑色捷达车。

“来了！”秃头小声喊了一句，前排两个人做好了扑食猎物的准备。

一辆奥迪轿车停在三人的视线里，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就在一男一女下车的同时，黑色捷达车的车门大开，里边的三个人窜了出来，直扑男的。秃头对男的低声说：

“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另两个人已经把男的双手扭到背后，秃头迅速把手铐铐在男的

手腕上。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人？男的声音响亮，却没唤醒睡着了的
城市。他边喊边抗拒着，却挣扎不过三个人的力量，被强行塞进了
捷达车。

女的反应过来再呼喊时，捷达车车门已经关上，并快速驶离。
捷达车拐弯的时候，女的记下了车号：Y2788。

黑色捷达车像一颗贼星，仓皇划过省城明亮的街道，驶上了没
有路灯的郊区道路。

1

这天晚上，本不该刑侦总队重案一队探长刘正刚值班，下班
前，重案一队队长郑可学特意来关照他，“正刚，晚上别加班了，
抓紧回去收拾新房吧！”

大家都知道，刘正刚元旦就要当新郎倌儿了，是他自己宣传
的。这些日子，美得刘正刚见人就主动说自己要和董新月结婚了，
恨不得到时候请全省城人民都去参加他的婚礼。

刘正刚一听郑可学说晚上不用自己加班了，连连说，“谢谢郑
队！谢谢郑队！”然后拿起电话给未婚妻董新月打电话：“新月，我
手头的活儿完了，今儿晚上有空，一会儿下了班，咱赶紧去照相馆
看结婚照小样儿，定下来好放大，照相馆不是都催咱们了吗？也
行！听你的，先去订做窗帘，等有空再去照相馆，过 15 分钟我在
你们技术队楼下等你啊！”

同屋的刑警都会心地笑了，唯独郑可学的表情复杂，他好像不
愿意看见刘正刚那荡漾幸福春光的脸，扭头走了。

兴高采烈的刘正刚离开办公室，哼着小调经过值班室，见探员
小蒋手握电话，对着听筒说：“你别不高兴呀，我今天值班出不去嘛，
明天，明天一定陪你……那你说怎么办呢？谁替我呀？谁愿意替我
呀？！拉倒就拉倒！谁还离不了谁呀？哎！哎！你挂什么电话呀！”

小蒋气嘟嘟地挂上电话，转过身，看见刘正刚，露出一脸苦相。

刘正刚把手里的东西往值班床上一扔，“我怎么就看得不得你这副德性啊？搞对象搞得一天到晚像个病猫，去吧！去吧！我今儿没事，我替你！”

小蒋的脸马上阴转晴，“这不合适吧，探长？你快当新郎官儿了，事儿还能少得了？”

见刘正刚不吭声，小蒋马上又说：“要不，就辛苦你一会儿，我快去快回？”

刘正刚说：“行了！行了！哪回你都这么说，哪回你也没快过。去吧，去吧，踏踏实实陪她去吧，争取把她娶到手。这年月，愿意嫁给警察的姑娘可不算多。”

“哎！”小蒋忙不迭地走了。

董新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刑事科学技术队办公楼。没见到刘正刚，正抬头张望，挎包里的手机响了。

刘正刚在电话里说：“新月，小蒋的女朋友要和他吹，我扶贫，替他值个班。明天咱们再去照相馆行吗，正好这些日子又忙案子又布置新房的，你都累瘦了，今天晚上什么也别干了，先到食堂吃点儿饭，然后早点儿回宿舍睡吧！啊！”

“那好，我正想回总队宿舍好好睡上一大觉呢，正刚，没事你也早点儿睡啊！”董新月说。

刘正刚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中医杂志。在刑侦总队，谁都知道刘正刚兴趣出奇地广泛，样样都想学，别人不爱好的，他爱好，别人不想学的，他想学，样样还都行，学什么像什么，打球游泳滑雪没对手，琴棋书画也能摆弄一气，还有一副好嗓子，唱歌特好听。最近，不知怎么又迷上了中医学。

小蒋气呼呼地回来了。进门踢了一脚椅子说：“不乐意早说啊！我他妈还不稀罕老这么腻歪呢！”

刘正刚歪头看着小蒋：“说话算话，还真早去早回，谈崩了？”

“早就想和她崩了！总没事儿找事儿，挑我一大堆毛病，我简直一无是处，比阶级敌人还阶级敌人，我还没委屈呢，她先哭个没

完，你说烦不烦人？”

刘正刚说：“女孩子都这样，爱闹小脾气，让着她点儿不就行了？”

小蒋说：“探长，你别坐着说话不嫌腰疼，我是运气不好，我要能有你那好运气，娶了董新月，我也会这么说。”

这时，探员大利进来，插话说：“就是！探长，董新月就没那么多事儿吧？”

小蒋喝了几口水，觉得肚子饿了，就问：“探长，有吃的吗？光顾上吵架了，都没吃饭。”

刘正刚回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些饼干，小蒋拿过去就吃起来，大利也从小蒋手里拿了两块吃。小蒋吃着问：“探长，是董新月给你买的吧？”刘正刚嘿嘿笑。

小蒋说，“探长你给介绍介绍，你和董新月怎么那么好哇？从来没见你们不高兴过，你有什么绝招，把她哄得那么乖？说说！说说！”

大利也起哄：“就是，探长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刘正刚看看小蒋，又看看大利，见他们没有戏谑的意思，就说：“这恋爱呀，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小蒋和大利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刘正刚放下手里的杂志，脱了鞋，煞有介事地盘腿坐在床上继续说，“嗯，是学问和艺术呢，就得去学它，就好比学书法，学绘画，学音乐，还有这本《新中医》一样，哈哈……”

刘正刚看小蒋和大利认真的表情，忍不住仰头大笑起来：“看你们俩那傻样，逗死我了，没听说过搞对象还有绝招，我当你俩的探长，带着你们破案还行，教你们搞对象我可不会，哈哈哈哈……”

刘正刚穿上鞋子想站起来，被大利一把按住：“你就说说你怎么把董新月追到手的吧！”

小蒋说：“对！对！对！探长，这对大利特重要，你还不知道吧？大利是你的手下败将，他比你先追的董新月，他还给董新月买过鲜花呢，是不是大利？”

大利瞪了一眼小蒋说：“是又怎么着？”他转向刘正刚问：“探

长，也没见你怎么对董新月献殷勤，她怎么就直奔你的怀抱？你用的什么秘密武器呀？”

刘正刚被捧得飘飘然起来，脖子一梗说：“嗯，这个嘛，恕不奉告！”

大利说：“说你咳嗽，你也就真喘上了，得了便宜卖乖，小蒋，咱捶他！”

大利说着，一把推倒刘正刚，小蒋嬉笑着敲打刘正刚的后背，大利挠刘正刚的痒痒，嘴里喊着：“你说不说？说不说？”

刘正刚笑得喘不过气来：“哈哈……哈哈……我说！我说！别挠了！别挠了！”

小蒋和大利住了手。

刘正刚擦着笑出来的眼泪，整理好衣服，眨着眼睛看着面前攥着拳头的大利和小蒋说：“你们搞逼供信是不是？让我说什么呀你们俩？爱情这玩意儿，它是俩人的事儿，它不是能说清楚的事！”

小蒋说：“这么着吧探长，你就说说你的感受行不行？”

刘正刚正襟危坐：“要说感受呢，我觉得，在爱情上，你不能总想着自己能不能被人爱，她怎么才能爱我，我怎么做她才能爱我，你要注意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爱……又说深了，说白了吧，就是你能不能发现你爱的女孩儿。哎，你们注意董新月的笑容了吗？那就是好女孩儿的笑，温婉，又透着大气，不像别的女孩儿，笑起来特妩媚，特兴风作浪。还有，你们注意董新月的眼神了吗？和别的女人绝对不一样，干净，平静，什么杂质也没有！就像她的名字，新月，诚恳忠贞。”

小蒋豁然开朗：“哎哟！探长，你怎么说得那么对呀？我的那个女朋友，那是什么眼神呀？！火辣辣的，挺撩人的，可是热劲儿一会儿就过，你不知道她为什么热，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冷，她不明对你说，让你自己瞎猜，你把她猜想得挺高雅挺深沉的，可是被她一点破，能把你吓死，她想要一辆跑车！”

刘正刚意犹未尽：“小蒋你听我说，我还没说完呢。找到了你爱的女孩儿，你还要会去爱她，你们看到董新月了吗？是不是特优雅，特自信？那就是爱的力量，我对她是爱加上宠，是宠爱，知道

吗？什么叫宠爱？宠爱就是特别看重的爱情。女人被宠、被爱，她就有了一种被看重的骄傲，那骄傲的外在表现就像董新月，优雅和自信。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大利说，“探长，我说你有绝招吧！你快成了爱情专家了，难怪董新月那么聪明一女孩，叫你弄得五迷三道的。”

小蒋沮丧地说，“探长，叫你这么一说，我和我那女朋友哪儿叫爱情呀？”

刘正刚说，“也不能那么说，我都是瞎说的，爱情也没有一定模式。再说了，感情是双向的，人家新月的才、貌都没的挑，她愿意我爱她，我能不加倍爱她吗？”刘正刚一得意，脸上就泛光。

小蒋说，“瞧把你幸福的！你们是不是元旦结婚呀？到时候我们可得去好好闹一闹！”

大利说，“小蒋你别提刘正刚结婚的事，我们好几个情敌都憋着他当新郎的时候好好揍他一顿出出气呢！”

桌上的电话响了。刘正刚说，“得！别瞎侃了，来活儿了！”说着抓起电话筒。

电话是市局指挥中心打来的。女接警员说，一个叫甄惜的女人报案，她的丈夫沈含章被三个陌生人抓走了，抓人的自称是警察，还拿着手铐。

刘正刚对小蒋和大利说，“你俩赶快去准备出现场，我向郑队汇报！”

刘正刚和小蒋、大利在值班室里谈论董新月的时候，郑可学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想心事。今天轮到他带班，虽然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但是他不想做，刘正刚那张荡漾着幸福春光的脸总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心想，要不是自己慢了一步，刘正刚的新郎官儿应该是自己。

还是在刑侦学院做同学的时候，郑可学就暗暗喜欢上了美丽安静的董新月，但一直没敢说出来。快毕业的时候，他鼓起勇气，在图书馆等董新月。等到天黑，董新月也没去。他又在董新月从宿舍到教室的必经之路上等她，还是没等着。正在他焦急的时候，得知

董新月和他都被分配到省城市公安局，他心里高兴极了，心想，等分配到一个单位后，再约董新月就便利多了。

从学校到省城市公安局的路上，郑可学本来有机会对董新月表明心愿，但是，一路上，董新月的注意力都在前去接他们的人身上，她不停地询问省城市公安局的情况。到省城的第三天，他和董新月又一起被送到郊区封闭训练。训练结束后，他到山城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一年，董新月则被分配到省城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队。这期间，两人虽然有电话往来，但他认为不具备向董新月正式提出来的环境，所以，没能说出口。

挂职锻炼结束后，领导征求郑可学的意见，愿意到哪儿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到省城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他终于有了约董新月的便利条件了。可是，当他窘迫地问董新月，晚上有没有时间的时候，董新月却抱歉地说，“我晚上要和刘正刚一起出去吃饭。”看着董新月和刘正刚开开心心地走了，他知道自己晚了。

看得出来，董新月在刘正刚的爱护下很幸福。最近，听说董新月和刘正刚领了结婚证，正布置新房，他不能不感到失落难过。

电话振铃声把郑可学吓了一跳，他拿起话筒，里边传来刘正刚的大嗓门：“郑队，来案子了！”

郑可学听完刘正刚的汇报，马上要通了市局指挥中心的电话，请指挥中心通知各主要交通路口的治安检查站以及公路收费站，注意发现并拦截一辆车号为 Y2788 的黑色捷达轿车。然后，他和刘正刚、小蒋和大利他们一起去了现场。

2

刑侦总队的女宿舍狭窄拥挤，不大的房间，摆着四张双层铁床，床上床外，挂着早已晾干和刚洗过的内衣等。董新月住在门口那张床的下铺。她爱清洁，喜欢安静，用一块缀有月亮和星星的深

蓝色布，做成了一个布幔，睡觉的时候拉上，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清晨，闹钟铃响，缀有月亮和星星的布幔掀开，董新月起床，端起脸盆去水房洗漱。然后穿好外衣，匆忙去上班。

经过总队值班室的时候，她想顺便看看刘正刚吃早饭了没有。可是进去后，见刘正刚的那本《新中医》杂志扣在桌上，却不见他人。一个值班刑警正在接听电话。董新月正要离开，接听电话的值班刑警示意她别走。董新月站下等，把那本《新中医》杂志合上放好。值班刑警放下电话后说，“正好，董姐，城郊引水渠里发现了一具男尸，你们方队让我通知你，马上出现场。”

董新月提着现场勘查工具包，上了停在楼下的警车。技术队的方队长已经等在车上了。

车行驶着，方队长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董新月：“今天凌晨，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公司机械厂厂长沈含章在他家单元门外被三个人给劫走了，那三个人自称是公安局的，还拿着手铐。沈含章的妻子甄惜记下了车子和车牌号。刚才，有人报案，城郊引水渠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

董新月说，“男尸别就是沈含章吧。”

方队长说，“十有八九是他。”

汽车停在现场附近，方队长和董新月他们下车，步行到了尸体所在的引水渠岸边。董新月打开勘查箱，和同事们开始了勘查工作。

城郊引水渠几乎是省城用水的命门，华北地区本来就缺水，地下水又常年过度开发，造成地下水资源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修建引水渠，把山区水库的地表水引来，以减缓地下水资源的不足。由于引来的水全部作为生活饮用水，所以，饮水渠被采取了很好的保护措施，由专人巡视看护，两侧绿树成荫，渠水清澈见底。

董新月透过水面清晰地看见一具尸体沉在引水渠底。董新月手里拿着皮尺，一边工作，嘴里一边说：“水深1米左右，尸体离渠北岸2米左右，头西脚东仰卧于水底，水渠护坡上有蹬踏痕迹。”

一名侦查员在一边把她的话记在勘查记录本上。负责拍照的技

术员变换角度拍照。尸体被打捞上来，双手铐着一副铜制手铐，腰上捆着两个红色压力钳。

郑可学赶来。他带来了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保卫处处长和机械厂保卫科科长，保卫科长带来了沈含章的几张照片。郑可学见到董新月，对她亲切地笑了笑。董新月微笑回应。保卫处处长惊恐地看着尸体，“是沈总！沈含章！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保卫科科长也说，“是我们沈厂长，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怎么今天就……”

刑侦总队队长毕澄坐下，看着有人刚走进会场，就不高兴地说，“快点儿！快点儿！开个案情分析会还哩哩啦啦的像羊拉屎，都给我利落点儿！”

大家赶快都坐下了。毕澄把下巴颏儿一扬，“开始！法医呢？快说说！”

法医老陈立即站起来汇报：“初步检验，沈含章的死亡原因是昏迷状态下溺水窒息而亡。死亡时间是凌晨两点钟到四点钟。”

毕澄问：“是什么致使死者昏迷呢？”

法医老陈说：“死者身上没有留下明显的伤痕，要进一步解剖尸体才能确定致使他昏迷的原因。”老陈说完，看了一眼毕澄，见毕澄没说话，放心地坐下。

“死者的自然情况呢？搞清楚没有？”毕澄高声问。

刘正刚说，“毕总，我来汇报！”刘正刚看着手里的本子说，“沈含章，男，四十三岁，大学文化，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公司机械厂厂长。他的妻子甄惜，三十七岁，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干部。沈含章1986年从省纺织服装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报到上班没多久，就申请停薪留职，去了绥芬河搞边贸生意，1997年返回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公司保卫处处长等人介绍说，沈含章致力于省纺织工业的革新改造，为省纺织工业焕发青春作出了很大贡献，曾经被评为省青年企业家。”

“嗯，是个人才。接着说！接着！”毕澄催促道。

郑可学说：“毕总，我简要分析一下案件性质吧。根据对案发

现场和杀人抛尸现场周围群众的访问，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和法医鉴定的事主头部有拖拉碰撞形成的外伤和死亡原因，我们做了同步实验。从劫持沈含章的现场开车到抛尸现场，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作案人在短时间内杀人抛尸，性质很可能是矛盾、仇恨引发的劫持、报复杀人案件，这是我个人意见。”

毕澄又“嗯”了一声，“方队，你是不是从刑侦技术角度说说？”

方队长看了看董新月，董新月说，“我同意郑队长的分析，城郊引水渠是杀人抛尸现场，引水渠地处僻静，后半夜水渠巡视人员松懈，这些都符合作案者抛尸地点选择的要求。我认为，最显著，也是最特殊的线索是，死者身上的那副手铐。”

毕澄又“嗯”了一声，“小董说得对，手铐不是谁都有，可以缩小侦查范围。刘正刚，你是第一个接报案的，也是首先到第一现场的，你能不能全面综合一下情况？”

刘正刚说：“那我就抛砖引玉了。我们在沈含章家楼下发现了大片的轿车空调水留下的水渍，说明作案者采取的是预伏蹲守的手段，他们熟悉现场环境。天黑，事发又突然，幸好单元门口的灯光挺亮的，沈含章的妻子甄惜借着灯光看见那个拿手铐的家伙是秃头，方脸盘，身高大约一米七五左右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口音是本地的，另外两个人的相貌她没看清，三个人的年纪都在二三十岁之间。我们走访附近住户群众的时候有人反映说，案发前，沈含章家楼下好像就有几个陌生的大小伙子东张西望地在那儿闲转过，那个居民区居住的都是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大家相互都比较熟，就算不认识，也都眼熟，那几个大小伙子眼生，没见过……”

刘正刚说着说着，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董新月身上。董新月用目光鼓励刘正刚说下去。郑可学默默地看着他们俩。

刘正刚继续说，“我认为，作案者长时间、公开地在现场预伏蹲守，不怕被人看见，说明他们没有被人认出的顾虑。沈含章的同事和朋友甄惜差不多都认识，那三个家伙她说好像从来没见过。从沈含章被绑架时的反应看，他也不认识那三个人。我的直觉是，凶手像是和沈含章没有直接仇恨，也许是被雇佣的。”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刘正刚，你这话大了，咱这不是港澳和国外，尽是黑社会，咱这还没发生过雇佣杀人案呢，也不可能发生。”

刘正刚不服气地说，“怎么不可能发生？现在是商品社会，咱这虽然没有黑社会，可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案子也发生过，港澳和国外有的案子，咱国内其他地区不是也都发生了吗？没什么不可能？要我说，什么都有可能。”

毕澄说，“嗯，好，都说说，说说！还有什么可能？”

郑可学说，“我同意刘正刚的看法。根据沈含章单位人介绍的情况看，他在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机械厂搞的改革力度很大，触及到了一些人的利益，那些被触及到利益的人不会是穷光蛋，他们有花钱买凶手的实力，我认为应该从这方面入手调查。”

刘正刚说，“沈含章这个人，可以说事业有成。他是个大忙人，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各地出差，他这次回家，就呆一天，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去绥芬河的机票，只有他单位内的人和亲朋好友才知道他的行踪。因此，应该从沈含章身边的工作人员查起。还有，沈含章被绑架前，在他家附近频繁出现的那个手机信号很可疑，也许和作案者有关。”

毕澄“嗯”了一声后准备结束会议。他说，“就围绕沈含章身边的人，还有和他接触密切的人，尤其是和他有各种矛盾的人调查。小董，你说的那副手铐要作为重要线索查。”

董新月说，“那副手铐如果是警用手铐，就可以从咱们内部警戒具配发登记资料上查。”

毕澄说，“嗯，刘正刚，甄惜提供的那个秃头、方脸盘的家伙，要作为犯罪嫌疑人查，技术队是不是根据甄惜的描述，弄一个模拟画像。可学，你分分工吧，大家分头去做。”

郑可学给各组分工，他对刘正刚说，“正刚，你的探案组先查找嫌疑车。”

3

街道的宣传橱窗里张贴着画有秃头方脸犯罪嫌疑人素描头像的通缉令。

此时，这个秃头方脸的家伙正驾驶一辆墨绿色陆虎越野车行驶在省城的街道上。他的脸上仍挂着绑架杀人后的惊慌。

他叫王宝根。昨天晚上，他和他的帮凶胡国俊和谢家小子把沈含章强行塞进车里后，沈含章拼命挣扎呼喊：“强盗！绑架犯！停车！放了我！”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胡国俊不耐烦地说：“王宝根，让他别他妈喊了，我不是让你带胶带了吗？”

正在挣扎的沈含章听到“王宝根”这三个字后，瞪大了眼睛问王宝根：“王宝根？你是王宝根？”

“你怎么认识我？”王宝根没想到他的猎物竟然认识他。

“我在山城见过你，你开一辆陆虎车，差点儿撞了我。王宝根，你好大胆！竟敢冒充警察！”沈含章用脚踹王宝根。

王宝根一边躲闪着沈含章的蹬踹，一边找胶带。他大声问：“谢家小子，胶带放哪儿了？”

谢家小子说：“是你放的，怎么问我？就在后座上！”

沈含章说：“王宝根，我不光认识你，我还知道，你是王横宽的儿子，你们父子俩长得还真挺像。我明白了，你们是怕我了，因为我发现了你们的阴谋，你们想灭口！”

“你，你发现了我们什么阴谋？”王宝根赶忙问。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到山城暗访了，陈素娥都告诉我了，你们的阴谋得逞不了！”

“陈素娥都和你说什么了？”

“你们一家都是国家的蛀虫，你们不仅毁了山城机械厂，二十

年前，你爸爸王横宽还杀死了陈素娥的儿子罗继风！”

“你胡说！我爸没杀罗继风！罗继风的死和我爸没关系！”王宝根问胡国俊：“俊哥，怎么办？他，他什么都知道了，连我爸以前的事都知道了。”

“停车！”胡国俊喊。

车停在漆黑的路边。胡国俊下车，拉开后车门，王宝根下来，胡国俊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胶带，钻进车里，要封沈含章的嘴，沈含章拼命挣扎、呼喊。王宝根上来帮忙，他按住沈含章的头，胡国俊用胶带把沈含章的嘴封上。

被封住嘴的沈含章蹬踹得更厉害了，车门和车窗被他踹得山响。胡国俊转头问王宝根：“粉呢？给他打一针，省得他把车踹散架了。”

王宝根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注射器，扎进沈含章的大腿。过了一会儿，沈含章不再挣扎了。

陆虎越野车停在一个宾馆外，王宝根从车上下来，匆忙钻进宾馆的大门。

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机械厂副厂长肖国图和他的姐夫王横宽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坐卧不安。肖国图恼怒地说：“宝根儿这个笨蛋，咱们的意思是叫他把沈含章弄到野地里去揍一顿，吓唬吓唬他，叫他乖乖滚回绥芬河去，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谁知让他给弄死了，不死人怎么都好说，沈含章一死，惹出大祸来了不是？”

王横宽说，“这不能全怪我儿子，你不是也说姓沈的该死吗？他夺走了你就要到手的厂长宝座，你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他死。”

听了这话，肖国图不吭声了，坐在沙发上发呆。

肖国图自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在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机械厂上班，从工人到科长，又从科长到处长，当了八年副厂长了，好不容易盼到正厂长退了休，他做好了升任正厂长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却把他叫去谈话，对他说，“老肖啊，原来总公司党委有让你接任机械厂厂长职务的打算，但考虑到机械厂生产任务繁重，改革的任务也很重，你的年纪偏大了，健康